

现在,只想爱你

〔日〕市川拓司 著

世界的尽头。

她再次听到他的声音。

她转过身去。

却发现后面空无一人。



〔日〕市川拓司 著

隋娟 译



现在,只想爱你

南海出版公司

2007·海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在, 只想爱你 / [日] 市川拓司著; 隋娟译. —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07.6

ISBN 978-7-5442-3745-1

I. 现… II. ①市… ②隋… III. 长篇小说 — 日本 — 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64176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2-2004-96

恋愛寫真 © 2003 by ICHIKAWA Takuji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3 by SHOGAKUKAN INC.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OGAKUKAN INC.

through Shanghai Viz Communication Inc.

CHINESE publishing rights in China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by Naihai Publishing Corporation

本作品由日本株式会社小学馆通过上海碧日咨询事业有限公司授权
北京时代新经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翻译、南海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XIANZAI ZHIXIANG AINI

现在, 只想爱你

作 者	[日] 市川拓司
译 者	隋 娟
丛书策划	新经典文化 (www.readinglife.com)
责任编辑	翟 明 明
装帧设计	新经典工作室 · 徐 蕊
内文制作	白雪艳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0898)66568511
社 址	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电子邮箱	nhcbgs@yahoo.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 1270 毫米 1/32
印 张	7.5
字 数	127 千
印 数	1—10000
版 次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3745-1
定 价	20.00 元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她惯于说谎。

每次发现被骗的时候，我都会提醒自己要警觉。但每当把这戒备忘得一干二净时，我又会被她类似的谎言欺骗。

就拿其中一次来说，也忘了是什么时候，她对我说：

“你还是当心点儿为好。”

“当心？当心什么？”

“在这个世界上，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个有心灵感应。”

“是吗？”

“真的。我试过。”

“怎么试的？”

她告诉我说，非常简单。

“你要是觉得谁不对劲，就看着他，别出声，在心里默念：‘啊，你的肩膀上有蜘蛛！’如果他惊慌失措地看向自己的肩膀，那么，他就是有心灵感应的。”

“听起来好像挺有道理。”

“你找一大堆人试试看，能吓坏你。想想吧，周围那么多人都惊慌地同时看向自己的肩膀，多可怕呀。”

她这么一说，我将信将疑起来。

“告诉你吧，那个叫由香的女孩子就有心灵感应。”

“真的？”

“当然是真的，不信你去试嘛。”

于是，我就傻乎乎地按照她的话去试了。“你的肩膀上有蜘蛛！”当然，对方没有什么反应。有那么一段时间，每次遇到人，我都会重复这个测试，但我发现，至少在我的周围，似乎没有一个人有什么心灵感应。

我知道自己不完全相信她的话，但还是不断去验证。这就是我的弱点。

“怎么样？”她来问我。“我根本就没去试。”我回答。她用怀疑的眼神盯着我看了一会儿，接着脸上浮起一个微笑，用温柔的口气告诫我：

“下次再撒谎时，记得装像点儿。”

看见了？就这样，我总是被她骗来骗去。



说到与她的初识，时光要流回我十八岁那年的春天。

那是在紧挨着校园后门的一条马路上。她就站在人行横道路口。

她是一个娇小的女孩子，身材纤细得有些吓人。

修剪得十分自然的短发，巧克力色的金属框圆眼镜，一件式样简单的灰色罩衫裹住她的身体。

她高高地扬起右手，傲然地向来往车辆传达自己要横过马路的意图。

但四条车道并行的马路上，车辆川流不息，司机们即使发现了人行道上要过马路的她，也装得若无其事，继续开他们的车。

她站在那里，高举着手臂，想通过一条根本不可能通过的马路，那情景活像一幅缩小版的“笨拙人士”模型。

但是“笨拙”对我来说，却是一种莫大的美德。

我慢慢地走过去，靠近，对她说：

“向前一百米有个按钮式的信号灯，从那里过马路可能会好一些。这里你是过不去的。”

她抬起头看我，眯着眼睛，像是在看一个发光体。看着那表情，我发现这是一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女孩子。稚气的面孔上已经有了一丝理性的影子，还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可以称之为个性的东西。不过，最吸引我的还是那双藏在圆眼镜后面的巨大瞳孔，它正在凝视着我。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一

副远视眼镜。也就是说，当时我等于是透过一个放大镜来观察她的瞳孔。

相熟之后，她告诉我：

“我一早就开始戴这副眼镜了，眼科医生还告诉我，长大了就可以摘下来。”

她接着说：“我觉得自己以后一定会长成一个成熟女人的。（说这话时她已经是大学三年级的学生了。）个子会再长高些，胸也会变得更丰满。到那时候，我要摘下这副眼镜，一举一动都要有成熟女人的味道。”

说完以后，她哧哧地吸了吸鼻子。她一直患着鼻炎。

第一次见面时，她就一直吸着她的鼻子。

她边哧哧地吸着鼻子，边对我说：

“可这里明明是人行横道啊，谁见过不能过马路的人行横道？”

她的声音里带着浓浓的鼻音，很有磁性。这跟她的外表极不协调。其实，仔细想来，她本身就是个极不和谐的综合体。

“没错，是有点儿奇怪。”我说。

“这不就跟巧克力蛋糕一点儿都不甜，宇航员得了幽闭

恐惧症一样荒唐吗？”

“这个，我就说不好。”

“我这是就存在本身的意义发表我的看法。”

“如果根本就过不了马路，”她接着说，“就不应该在这儿画什么鬼人行横道的标志嘛。它怎么不干脆画在博物馆的地板上呢？”

有道理。

我想象着大英博物馆磨旧的地板上画着斑马线的样子。可能也不错。旁边再来一个患幽闭恐惧症的宇航员，往嘴里送着不带一点儿甜味的巧克力蛋糕。这幅情景可以说是很有点博物馆的样子。

她放下了高举着的手臂，哧哧地吸了吸鼻子。

“那你呢？”她问，“你也要过马路？”

“不，我不过马路，我只是路过而已，我要去那边。”

“那我就从前面过马路好了。”

我点了点头。她冲我展示了一个带有感谢意味的微笑，很生硬的笑容。或许她想要展现给我一个更完美一点儿的笑容，但给人的感觉是她用尽全力，也只表现了其中的百分之六十，我对那被埋没的百分之四十抱以好感。

“再见。”

她说完，转身迈步走开了。我也转身迈步，但走到第七

步的时候，突然心念一动，停下来从包里拿出了相机。

远处的她还是那么瘦弱，瘦弱得触目惊心。

我从镜头里捕捉到她的身影，快速对焦，按下快门。

这成为八百五十六张照片中的第一张。



从那以后，我就开始经常见到她了。

不出所料，她果然跟我就读于同一所大学。在大教室里上基础课的时候，我经常看到她坐在窗边的位子上。有时我还会在学生食堂里看见她。她总是和她的朋友们在一起。

那两个女孩子，一个太高，另一个又太胖。瘦小的她夹在这样的两个人中间，给周围的人一种朴素而沉闷的印象。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个小团体都像是一个多余人的集合，与周围争奇斗艳的女孩子相比，她们的存在显得有些暗淡。男生们自然也对这个由三个女孩子组成的、对外封闭而自我充实的小团体提不起什么兴趣。

大学的后面是一个化工厂，到了特定季节的特定时间，工厂里的恶臭就会顺风而至，弥漫整个校园。几乎没有人能受得了这股恶臭，人们或是躲进窗户关得密不透风的教室，

或是火速离开校园，逃到这股恶臭的势力范围之外。

但她却能对这异味处之泰然，我想，这可能是因为她那需要经常哧哧吸的鼻子嗅觉不太灵光吧。

我曾经看见她一个人端坐在空空荡荡、充满层层恶臭的食堂里进餐，周遭过分的寂静和弥漫的恶臭好像对她没有构成丝毫的影响，她是那么自然、优雅地享受着她的午餐。

在某种意义上，对臭味没有感觉，对我来说是一种非常可贵的优点。

一直以来，我都因为自己身上散发的气味而备感苦恼。那气味源于我用的一种软膏，这种以色列出产的软膏散发着一股无以名状、无可救药的异味。这种颇具独创性的气味已经成了我的第二属性，同时也是制约我行动的法衣——由挥发性物质构成的法衣。

我从小就患有讨厌的皮肤病，同一症状也折磨着父亲，我想这可能是我们家的遗传。

身上皮肤较柔软的部分，比如肚皮和大腿内侧，还有更敏感一点儿的部位会长小小的圆形湿疹，这些湿疹伴随着猛烈的瘙痒折磨着我。试过各种各样的药，效果都是一样令人失望。这瘙痒就像一个执拗的、猜忌心旺盛的情人，苦苦纠

缠着我，不肯离去。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买到了这种以色列产的软膏，终于把我那不可理喻的情人教化成了性情反复无常的女性朋友。

从那以后我就一直用这种软膏，不过，直到现在我也无法确定这算不算一种正确的选择。可能世上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完美的解决办法，虽然那听起来很诱人。

因为这一缘故，她对异味的不敏感成了拉近我和她之间距离的一大要因。这种接近完全和性无关，如果说，男女之间那充满暧昧的交往可以比作床第之欢前漫长的前戏，那我们离前戏还有很长很长的一段距离。

那时的我还没有过和女性交往的经验（我所说的和女性交往的经验，连手拉手走路这种初级课程都包括在内）。同龄的女孩子都比我老成，性方面也较我成熟得不是一星半点，她们对我来说，是可望不可即的存在。

我暗恋着基础课上和我同班的富山美雪。她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美女，如果班上有二十个男生，那么其中至少有六个会成为她的俘虏。她是那么的可人，她知道自己的美貌，却不故作，一切浑然天成。

不管同性还是异性，无论老人还是小孩，甚至连小狗都喜欢她，简直可以说是一个完美的人。

如果有谁会讨厌她的话，那么这个人一定是除了自己，看谁都不顺眼，要不然就是看了自己都要讨厌得哇哇吐的那种。

我对她一见钟情，于是再也不能直视她。爱情就是这样。

在恋爱方面，我可算是身经百战的行家里手。当然，这得加上一个注脚：单恋。

在经历了种种单恋后，我渐渐总结出，单恋其实也是一种非常完整的人际交往过程。不见得只有修成正果的恋爱才有意义，单恋也是一段完美的人生插曲。既然无法实现，索性就将这感情封存于内心好了。我一直都是这么想的。

所以，即便和她（这里所说的“她”不是富山美雪，而是里中静流，那个天天吸鼻子的小骗子女孩叫静流）迅速靠近，我的心里已经没有什么余地可以再容纳一份超乎寻常的感情了。也可能在某处还留有那么一块空白，但当时的我丝毫没有觉察。



既然已经交待了和静流邂逅的经过，那么接下来，也该说说我跟美雪是怎么结识的了。

那时的我只知道埋头过日子，根本不去理会周遭的事情。第一次直视她是在学生食堂。开学典礼已经过去快一个月了，各种登记和选修也已经进行得差不多，新生们终于在这个陌生的世界里慢慢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我非常在意自己身上散发的异味（如果非要说明一下的话，那气味就好像商场里化妆品柜台的味道和面包房弥漫的酵母菌气味的混合，单独闻起来都是不错的香气，混合起来就成了这么一股无可救药的味道），总是刻意和周围的人保持距离，在学生食堂里也尽量坐在少有人来的角落里。

一天，我一个人正吃着B套餐，突然有人过来跟我打招呼。

“濑川同学？”

我抬起头，是美雪。第一次跟她四目相对，看着她美丽的眼睛，我迅速坠入了情网。我的心里涌起一股强烈的预感：难道我的第十二次单恋就要开始了？我连忙掉转视线，目光在她肩膀附近比较暧昧的空间里游移。从此，我的目光就定格在那里。

“别一个人吃嘛，过来和我们一起吧。”

我看过去，原来是基础课上同班的四五个男生和女生。

“大家都是一个班的，别这么拘束嘛。”

说完，她拢了一下长长的头发，动作是那么的柔和。

“谢谢。”

我连忙道谢。老实说，我也不喜欢一个人吃饭，所以听到她的邀请，心里自然十分雀跃，况且我也想多些机会了解她。于是我端起托盘，挪到了他们小团体占据的那张桌子旁。

我拣了桌子最外侧的位置坐下，又朝外拽了拽椅子，和他们保持着距离。

他们或是“嗨”，或是“你好”，和我轻快地打个招呼，又回到他们之前的话题。我则继续吃着我的B套餐，竖起耳朵捕捉他们的谈话。

马上，这个小团体的关系图就浮现出来了。我木然地看着他们，心里默默地在他们头上描绘出蓝色或红色的箭头。

里面有一个叫白滨的傲慢男生（我发觉那傲慢并不限于表面，而是已经深入他的骨髓），他是这个团体的核心人物。很显然，他对美雪也抱有好感。只是态度太过明显，反倒让人有些难以接受。爱情难道不应该来得更隐秘些吗？

我在白滨的头上画出一条蓝色箭头，箭头指向美雪。（当然，我的头上也有一个箭头，指向的也是美雪。）

还有一个叫关口的瘦高男生，我在他的头上也画出一个朝向美雪的箭头。他和白滨正好相反，他将自己的好感看似不经意实则小心翼翼地隐藏起来。小小的信号灯微弱地、有

节制地闪烁着，若不是我这个单恋高手，别人还真觉察不出来。他绕着圈子，用一种类似暗号的言语向美雪表白着。我想，像他这样，就算表白一百年，这些暗号也不会被美雪破译出来。

他的态度一直玩世不恭，仿佛自己来到这个世界本身就是一件十分滑稽的事情。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不失为一种正确的处世方式——我认为。

此外，还有一个叫早树的女生，堪称女生版的关口，她也在心中暗藏着对某人的好感，我从她的头上引出一条红色的箭头，直指关口。凭着纤细的心思，关口似已发觉这份情感。但他掩饰得很好，做出一副浑然不知的表情。

还有一个女孩，名字叫由香。只有她和美雪保持着中立，她们的头上干干净净，没有一个箭头指向任何人。相对十几岁的年纪而言，由香显得十分老成，就像被放进冰箱里的青菜，忘了裹保鲜膜，丧失了水分。她是那种还没有恋爱就对恋爱绝望了的女子。

在描绘这幅关系图的过程中，我发现美雪的受欢迎程度果然不同凡响。我不免有些同情她，因为我隐约觉察到，她是那种女孩子，对那些单方面喜欢自己的人也要周全应对，她对自己不能以相同的感情回报对方而感到抱歉，觉得要负责任。这样看来，被人爱慕也不像旁观者以为的那么快乐。

从那以后，我跟他们混在一起的时间渐渐多了起来。我小心翼翼地保持着距离，坐一定要坐在下风口，还要把药量降到最低限度，以便能争取机会坐在美雪旁边。

运气好的时候，我们俩也会落单。

我俩并排坐在阶梯教室的中间位置。如果是我一个人，我会选择坐在最靠窗边的位置。但那位置实在不适合她。

“白滨呢？”她问。

“哦，”我轻轻挠着肋侧，回答说，“可能是去打零工了吧。”

“是吗？”她说，接着又问，“你很痒吗？”

“有点儿。”我回答。其实根本就不是什么“有点儿”，我把药量减到最小限度，于是就得忍受最大限度的瘙痒。

“早树和由香也没来，这些狡猾的家伙。你看——”

她把写着两个人名字的出勤卡拿给我看。我点点头，把写着白滨和关口名字的出勤卡也摆在一旁。

她低声笑了起来。

“真是倒霉的差使啊。”

当然，我并不这么觉得，只要能跟她两个人肩并肩坐在一起听课，我宁愿替他们摆出勤卡直到毕业。

她偷偷地在膝盖上放了一本女性杂志。

偷眼看去，封面上赫然写着“婚礼特集”。

她注意到我的视线，害羞地缩了缩脖子：“或早或晚，我也要成为新娘子的呀。”

“一定是很漂亮的新娘子。”我说。

她突然屏住呼吸，转过头，看着我。

被她注视的那边脸突然剧痒无比，我开始挠起脖子来。

“谢谢。”

又过了好久，她说道。

“濑川，”她接着说，“你想跟什么样的女孩子结婚呢？”

“一定——”一定是像你这样的女孩子，我正犹豫着这样的话到底要不要说出口，胸口已经开始剧烈疼痛起来。一旦说出口，我可能会瞬间死掉。“我才不结婚呢。”斗争了半天，只说出这样一句话。

“太可惜了。”她突然冒出这样一句。

“怎么会，我这个人——”

“我不是说你，”她打断了我的话，“我说的是那个注定和你有缘的女孩。”

我抬起头，视线停留在她的右耳一侧。美丽的耳垂，是淡淡的粉色，金色的小细绒毛发出光亮。

“你的手里可是握着一个人的幸福哦。”

她凝视着这边，想要捕捉我的视线。我还是看着她右耳